

香港基督徒學者團契

HONG KONG CHRISTIAN SCHOLARS' FELLOWSHIP

「創世、進化及智慧設計的當代爭論」信仰整合研討會回顧

洪子雲 關浩然

基督徒學者團契與崇基校牧部於今年1月8日在中文大學舉辦了一個信仰整合研討會，題目是「創世、進化及智慧設計的當代爭論」。這是基督徒學者團契第二次舉辦的信仰整合研討會。相比上年於城市大學所舉辦的一次，今次討論範圍更加精細及深入。在基督教信仰與科學整合的前提下，集中於進化及創造之議題作討論。當日所發表文章及報告的安排，很明顯亦是反映著大會的安排是有「智慧設計」。當日先有講員介紹當代基督徒對生命起源的四種看法：年輕地球創造論、年老地球創造論、神導進化論，以及新近興起的智慧設計論，接著有講員分析學術期刊中有關進化論最新的論據及發現。進入第二環節，先有講員介紹教父時代、改教時代及現代科學時代不同聖經註釋家對創世記第一章的詮釋，然後再有講員介紹一種把創世記第一章與宇宙及地球的生成歷史配合解釋的方法。

午膳後，研討會進入三個技術性的討論，包括化學層面上生物分子的生物手性(Chirality)問題、宏進化在遺傳學上的可行性問題、生命起源上的化學反應問題。研討會最後圍繞當代關於智慧設計論的爭論，包括智慧設計論能否被視為一種科學方法，以及對智慧設計論所受到的一些批評的評估。研討會的講員有從事生物學、化學、物理學、遺傳學等方面研究的教授，亦有教牧、神學工作者、以及兩位分別從事生物科學及宗教哲學研究的博士生，學術水準很高。更難得的是，這次研討會讓不同專業的學者就著一個共同的題目彼此交流、學習及切磋。當日出席的大約六十人，其中不少都是教授、研究生及神學生。

筆者為到當日的研討會非常感恩。香港人普遍的知識水平已提高了很多，信徒中學歷水平較高的佔比例不輕，不少基督徒都有機會進入大學。可惜自社會世俗化以來所有的學科理論，無論是人文學、科學、社會科學，幾乎在無神論的背景下運作並受到支配。哲學、社會科學學院中會教授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等思想，唯獨基督教的思想卻被這些學院拒諸門外而被困在宗教系中。生物科學遁進化論作研究，卻有意識地排斥所有形式的創造觀念。有些思潮甚至乎是全面反基督教的。其實不

少基督徒知識份子都不知道應如何整合信仰及其專業學科，有些大專信徒更因受到社會科學中一些相對主義的思潮影響而漸漸遠離信仰。筆者並不主張社會返回中世紀般，以宗教支配一切生活範疇。但起碼作為一個基督徒，總應對自己的專業及學科有其合乎信仰以及獨到的見解，否則信徒只會繼續活於屬靈、屬世二分的狀態。筆者感到感動，是因看見原來香港有這麼多的基督徒學者同樣感到信仰整合的迫切需要，願意利用他們的專業，額外花時間去作出一些貢獻。筆者感到感動，是因這次雖然只是第一次，但已能達到如此高水準的學術討論。唯一不足的是參與的神學工作者實在太少，但願日後可以有更多的神學院關注這方面的需要。

編者：關於科學與信仰的網站有很多，讀者可到以下網站尋找不同網站的連結。

www.openw.org

[www.christianitytoday.com/
books/features/links.html](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books/features/links.html)

www.cis.org.uk/articles

[www.st-edmunds.cam.ac.uk/cis/
index.htm](http://www.st-edmunds.cam.ac.uk/cis/index.htm)

基督教信仰有前途嗎？——由無神論者弗魯的改變談起

關啟文 浸會大學宗教哲學系

弗

魯(Antony Flew) 是一位著名的英國無神論哲學家，2004年底他在多處公開承認已放棄了無神論，轉投有神論(廣義地理解)的陣營，開始相信宇宙有一位有智慧的造物主。去年十月我首次從William Lane Craig的口中聽到弗魯改轍易轍的消息時，實在有點驚訝，現在這個消息已在基督徒圈子中廣為流傳，而在無神論者當中則引起一些震動。我在這裡就這件事作一些反省，第一點想說的是，現在還不是基督徒可沾沾自喜的時候。

基督徒應持務實的態度，不要誇大弗魯的轉變，不宜從少數例子引伸過分廣泛的涵義，基督徒在知識界整體而言還是處於劣勢。我們也不能用這例子去證明神的存在或基督教是真確的。不要忘記，基督徒知識分子放棄信仰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英國不可知論哲學家Anthony Kenny以前就是一位神父。亦要強調，弗魯接受的上帝主要是自然神論(deism)的上帝或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因，他仍然認為基督教或回教的上帝好像宇宙暴君，不能接受，他也不相信任何啓示。在一個訪問中，弗魯表示耶穌是個有很大吸引力的魅力人物，但他始終認為他成為基督徒的機會是很低的，苦難問題就是一大障礙。然而說到底弗魯的改變殊非簡單，也可對我們作出啓迪。

弗魯對真理的執著——總要跟著證據走

其實弗魯皈依基督教的傳言前幾年已有所聞，那時弗魯澄清這只是個謠言，然而空穴來風，並非無因，弗魯的無神論信念真的在這幾年被動搖。主要的原因是他透過與有神論者的辯論，如Gary Habermas、W. Craig等，開始重新思考神的存在的證據，他愈來愈發覺當代的科學證據指向上帝的存在，例如他感到Craig的宇宙起始論證(kalam cosmological argument)不無說服力，他幾年前還是訴諸休謨的懷疑論去力拒造物主的存在，但他持續的反省令他感到他的辯護也有點牽強吧！

弗魯也認為當代生物化學的發展令自然神學的地位大大提高，他最近寫信去一哲學期刊(*Philosophy Now* 47期) 表達單純用自然主義去解釋生命的起源，實在是難以想像。(It has become inordinately difficult even to begin to think about constructing a naturalistic theory of evolution of that first reproducing organism.) 有一位無神論者回應說，當代科學家已提出很多生命起源的理論，所以弗魯只是無知。我很懷疑這個講法，其實弗魯對進化論的懷疑從他閱讀Michael Behe的*Darwin's Black Box*時已開始，他本來要寫一個欣賞Behe的書評，但後來一些無神論者叫他讀Kenneth Miller的回應，說Miller已提出答案，弗魯讀了後的確暫時放下那書評，但他多年都堅定相信進化論，如何會不看清楚無神論能否提出合理解釋，就貿然放棄信念？我最近細讀F. Rana & H. Ross的*Origins of Life* (NavPress, 2004)，書中仔細探討當代化學進化的理論，我愈看就愈明白，那些理論不單沒有甚麼實質證據支持，更反而帶出自然產生生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少人問弗魯，他既然終生都是公開的無神論者，為何要現在才改變呢？弗魯回答時強調，他的改變其實吻合他一向持守的原則，就是「無論證據帶你到何方，總要跟著證據走。」今天他既然認為科學的證據支持上帝的存在，他就要誠實地接受這個結論。弗魯對真理的執著叫我們敬佩。

弗魯事件的反思——基督教不可放棄思想戰線

弗魯的改變有深刻的象徵性意義，以前也有無神論者轉變的例子，如CS Lewis和CEM Joad等，但弗魯的情況有點不同，宗教哲學是他的專業，他對有神論者的論據瞭如指掌，並持續地作出強力批判。他在英語世界中是無神論的代言人之一，他寫的*God & Philosophy*和*The Pre-sumption of Atheism*可說是無神論哲學的經典之作(我中四時曾在大會

堂圖書館借了他的*God & Philosophy*回家看，看了一章已帶來不少思想衝擊。他早期的一篇文章*Theology & Falsification*指控信仰不能被證偽，激發了一場很長期的辯論，有神論者開始時的確有點手忙腳亂呢！

這樣的一位無神論者相信有上帝，實在有點戲劇性。我在大學經歷過信仰反省的衝擊，經常聽到弟兄姊妹流失的故事，特別是那些好像與你同樣真誠、熱心的信徒，他們甚至當過團長，但他們今天已放棄了信仰，實在使人氣餒。我從心底深處感到疑惑：難道我真的受騙？執著信仰是愚蠢？這些問題都曾叫我迷惘和痛苦。後來我信心恢復了，部分是因為讀到不少有份量的基督努力似乎已初有成果，弗魯並不是家還有 Patrick Glynn、J. 衡有神論復興的趨勢，還特意創立 Parsons 在第一期就承認，近幾十年學方面出版重要著作，相對而言無

編者：讀者可到以下網站進一步看到 Antony Flew 在一個訪問中談到他最近的轉變
www.bbc.co.uk/religion/programmes/belief/scripts/antony_flew.html

徒哲學家的著作，近年基督徒哲學家的孤立的例子，從無神論回轉過來的哲學 Budziszewski 等。一些無神論者為了抗了一份期刊名為 *Philo*，它的編輯 Keith 有不少傑出的有神論哲學家在宗教哲學論的回應是有點失色。

弗魯絕非不懂批判有神論的思路或論據，他能倒戈相向，表明有神論的證據的確有不弱的說服力（但當然還未到不能抗拒的程度）；這也顯示，有神論不單由潰不成軍發展到守穩陣勢，現在更可進行反攻，然而這是很多基督徒學者多年努力的成果，不是一朝一夕可達成。今天我們不可以灰心，例如在文化研究、性道德等問題上，基督徒也是潰不成軍，我們好像永遠不能翻身，但這例子給我們盼望，要鍥而不捨，改變不是不可能的。基督教不能只走感性的路線，更不可放棄思想戰線。其實我們也是有盼望的，踏入廿一世紀，不少徵象顯示，基督教信仰還是有前途的。■

好書短評

Naming the Elephant: Worldview as a Concept
 James Sire, IVP: 2004

吳永康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哲學碩士研究生

有留意基督學者團契的通訊，便不會對「世界觀」這名詞感到陌生。但一本關於世界觀的書又怎樣跟大象扯上關係呢？作者是否暗喻世界觀研究像瞎子摸象！

作者瑟尼 (James Sire) 跟讀者說了一個有趣比喻，藉此帶出一些大道理。小朋友好奇要知道為什麼地球會懸空在太空，向成年人提問，成年人胡扯是一頭大象在承托著地球。小朋友續問誰在承托大象，成年人回答是另一頭大象，當然小朋友會繼續追問，作者認為成年人最終不能迴避回答一個問題，就是到底那承托地球的大象是什麼？他們要 name the elephant。同理，是什麼承托著我們的知識呢？我們若尋問到底，我們終究要指出什麼是這些先於理論的基本假設 (presupposition)，而把我們的學術研究建基於那些基本假設之上，便是對這些基礎假設有智性委身 (intellectual commitment)，智性委身又跟世界觀有什麼關係呢？

(續下頁)

